

戴笠与胡蝶



情史
風雲



● 莫应泰 著
● 哈尔滨出版社



戴笠与胡蝶情史风云

窦应泰 著

哈尔滨出版社

(黑)新登字 12 号

责任编辑 李 战

封面设计 王洪宽

封面题字 蓝 金

戴笠与胡蝶情史风云

袁应泰 著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阿城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320 千字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ISBN 7-80557-715-3/I·169 定价 9.50 元

序

胡蝶，这位中国影坛上最灿烂的明星，虽然她已于1989年4月23日，客死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但是，这位早在20年代就驰骋于影坛，先后拍过有声片、无声片近二百部的著名“电影皇后”，迄今仍然使人难以忘怀。

提起胡蝶的名字，就会使人忆起她那温文尔雅、千娇百媚的仪表，更使人联想到她在中国电影史上不可泯灭的地位。有人说：欲了解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就不能不了解胡蝶。也有人说：胡蝶的故事等于一部中国电影的开拓史。勿庸讳言，胡蝶的银幕形象征服了千万观众，她的俏丽容颜更为众人所倾倒，曾被人誉为“梨涡美人”和“典型的东方美女”。可是，谁又能想到在那豺狼当道的年月里，漂亮会给一位卓有贡献的女影星带来意外的灾难呢？

“自古红颜多薄命！”军统头子戴笠，他既是一个杀人魔王，又是风月场上的猎艳老手。他可以命令魔下的特务，顷刻之间使一个人销声匿迹；也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势，随心所欲地夺人之爱。

胡蝶在银幕上演出了一幕幕喜剧。但关心地爱护她的影迷，谁能想到当抗日烽火燃起，胡蝶毅然从香港返回“陪都”重庆之后，居然陷身魔掌，在银幕之外演出了另一幕催人下泪的人生悲剧呢？！

目 录

序.....	(1)
1. 戴笠中邪	(2)
2. 杨惠敏香岛探胡蝶.....	(18)
3. 偷越九龙哨卡.....	(33)
4. 余淑衡吃醋.....	(45)
5. 荒村夤夜起枪声.....	(58)
6. 品夜茶漫话胡蝶身世.....	(71)
7. 痛失巨富胡蝶入圈套.....	(84)
8. 戴雨衣探病	(101)
9. 曾家岩中四路 151 号公馆	(116)
10. 余淑衡怒砸松林坡.....	(131)
11. 杨惠敏涉嫌遭酷刑.....	(145)
12. 口蜜腹剑骗走潘友声.....	(162)
13. 胡蝶与林雪怀的婚变.....	(179)
14. 女律师无端遭厄运.....	(195)
15. 胡瑞华啼泪救友人.....	(211)
16. 隐现在紫薇花后的冷美人.....	(224)
17. 幽居歌乐山.....	(244)
18. 胡蝶酒醉失身.....	(259)
19. 筲竹寺潘友声传书.....	(275)
20. 逼走情妇余淑衡.....	(288)
21. 潘友声冒险闯雾都.....	(308)
22. 囹圄之灾.....	(323)
23. 爱到极点是怒时.....	(335)
24. 当年“跳舞风波”的内幕.....	(349)

- 25. 新居乔迁坎坷多..... (362)
- 26. 北温泉疯女出丑..... (379)
- 27. 一代枭雄殒命岱山..... (393)

序

胡蝶，这位中国影坛上最灿烂的明星，虽然她已于1989年4月23日，客死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但是，这位早在20年代就驰骋于影坛，先后拍过有声片、无声片近二百部的著名“电影皇后”，迄今仍然使人难以忘怀。

提起胡蝶的名字，就会使人忆起她那温文尔雅、千娇百媚的仪表，更使人联想到她在中国电影史上不可泯灭的地位。有人说：欲了解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就不能不了解胡蝶。也有人说：胡蝶的故事等于是中国电影的开拓史。勿庸讳言，胡蝶的银幕形象征服了千万观众，她的俏丽容颜更为众人所倾倒，曾被人誉为“梨涡美人”和“典型的东方美女”。可是，谁又能想到在那豺狼当道的年月里，漂亮会给一位卓有贡献的女影星带来意外的灾难呢？

“自古红颜多薄命！”军统头子戴笠，他既是一个杀人魔王，又是风月场上的猎艳老手。他可以命令麾下的特务，顷刻之间使一个人销声匿迹；也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势，随心所欲地夺人之爱。

胡蝶在银幕上演出了一幕幕喜剧。但关心地爱护她的影迷，谁能想到当抗日烽火燃起，胡蝶毅然从香港返回“陪都”重庆之后，居然陷身魔掌，在银幕之外演出了另一幕催人下泪的人生悲剧呢？！

1. 戴笠中邪

1942年9月21日。

山城重庆笼罩在漆黑的茫茫夜色中。重庆，这座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繁华都会，它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在初秋之夜灯火点点，歌声阵阵，与江南塞北诺大的沦陷区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座三面环水、傍山而筑的川东重镇，依旧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此刻，几辆奥斯汀豪华小轿车沿着一条杳无人迹的街道，风驰电掣地直向长江南岸的玄坛庙方向驶来。渐渐的，这几辆小汽车来到了一处戒备森严的大院宅。守门的几个士兵荷枪实弹，猛见幽黯的街道上飞驰来几辆小轿车，急忙闪开身子，将巨大的铁栅门“哗唧唧”开启！

这座地处重庆长江南岸的玄坛庙官邸里，住着国民党要员、当年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今夜在他的这座奢华的公馆里，挂起了无数的彩灯。五彩缤纷的灯光，将恬静宜人的官邸庭院和夜幕下的紫薇花树、花坛、水门汀路面，都镀上了一抹柔和的光辉。这种只有在重大节日才能悬挂的彩灯，给杨虎公馆平添了一种特有的喜庆气氛。

随着一阵清脆的车笛声响，第二层大铁栅门也缓缓开启。三四辆新式的奥斯汀小轿车沙沙地驶进官邸，在灯火如昼的大客厅门前煞住了。

戎装佩剑，踌躇满志的杨虎今晚显得兴致很高，为迎接军统局长戴笠的到来，他早已经迎候在客厅前的小草坪上了。杨虎早在上海任淞沪警备司令时，因戴笠到上海常来常往，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杨虎随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迁入山城重庆以来，他与戴笠的关系更加亲密无间。每当戴笠预先命令秘书与杨虎通话并说明戴笠来杨公馆的时间后，杨虎必要马上操办舞会。他要遍重庆的年轻漂亮舞伴前来，因为这已是戴笠的习惯。杨虎知道戴笠每次来他的玄坛庙官邸，必要跳舞，而且舞伴也要不断翻新。杨虎为每次都要为戴笠寻找年轻漂亮的舞伴而煞费苦心。所以在今日上午，杨虎接到戴笠夜里9时来的消息后，便急急忙忙地吩咐下属，紧张地筹备起舞会来。在当时，杨虎只当是戴老板一定是又不甘寂寞，前来他这里消愁解闷，但他却根本没有想到今夜戴笠前来玄坛庙官邸，是另有一番用意。

“戴老板来了！”杨虎正盯着那几辆流线型小轿车鱼贯地沿着绿草坪驶来，又在前面不远处煞住，他正欲迎上去，却听到他身后有一位女人在叫。那是杨虎娉娉婷婷、雍荣华贵的二姨太。他不等杨虎迎上去，便急不可待地抢先一步，急切地伸手将第一辆轿车的车门拉开。但第一辆车里却跳下来几位便衣特务，他们歉然地向二姨太一点头，都来到第二辆轿车前，毕恭毕敬地守候在车门旁，有个特务拉开车门。只见一位矮笃笃的中年人，举止矜持地由一位秘书扶下汽车。他穿着一件深灰色哗叽布中山装，蒜头鼻，大耳朵，厚嘴唇。在两条浓浓的卧蚕眉下，闪动着一双鹰枭般的眼睛。他那双警惕的眼睛掠过面前每个人的脸，使得草坪前恭候迎接的男男女女顿时感到紧张。

“雨衣将军！”杨虎欣然含笑，亲切地向戴笠伸出手来说：“听说您晚上要光临敝舍，大家早就在恭候了！嘿嘿，女眷们还都希望能和您尽情地跳上一场！……”

“戴老板呀！”戴笠正欲答话，人群里蓦地响起了一串银铃般

的女人笑声。戴笠一看正是杨虎那位最受宠的二姨太，今夜她艳服盛妆，花枝招展，越加显出几分迷人的风姿。戴笠见了她，板着的一张马型长脸上倏然地绽开了欣然的笑纹。朝向二姨太一点头，权作答礼。二姨太“咯咯咯”的浪笑着，用一只柔软的手臂勾住了戴笠的胳膊，向大客厅里一努嘴说：“舞迷们早就等急了！而且舞会之后还专门为您准备了夜宵，请！……”

“不急！”不料以往急于到舞厅与舞伴们见面的军统局长戴笠，今夜不知为何却对灯火辉煌，曲乐声喧的大客厅不屑一顾。他竭力避开那些迎候在舞厅门前那些艳妆女子焦盼的目光，将大手一挡，朝向拼命勾住他手臂朝舞厅里拖的二姨太摇摇头说：“今晚……我无心跳舞！”

“什么？”二姨太惊愕地怔住了，困惑地盯着戴笠那张略显阴郁的马型长脸，喃喃地问：“无心跳舞？”守在一边的杨虎也被戴笠今夜的反常神态弄得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但他情知戴笠今夜必有更紧要的事，因此他急忙向那几位守候在舞厅门前，嘁嘁喳喳的妙龄女子们一挥手，说：“都先进去吧！”待那几位大为扫兴，交头接耳退进舞厅的女子身影消失以后，戴笠才悄声地对杨虎说：“杨司令，我想先到楼上的小客厅坐一坐，有话要和你们夫妇说！……”杨虎和二姨太面面相觑，都被戴笠这煞有介事的神情惊呆了。还是二姨太机敏，她娇滴滴地朝着杨虎嗔怪地说：“你还愣着干嘛？还不快让人在楼上布好茶点？戴老板现在太累，他需要休息呀！”杨虎这才醒悟过来，连忙说：“好好！请雨衣将军先上楼去！一会儿再跳不迟！”……

楼上小客厅安谧恬静。镀金的枝型吊灯洒射着柔和的清辉，将房间里的柚木椅子，镂花茶几和墙上的《王母夜宴图》巨大壁画，都辉映得熠熠炫目。从敞开的窗扇外边，依稀传来江水的隐隐涛声。戴笠愁锁双眉地倚在一张双人沙发上，不知何故地连连蹙眉叹息，对着女佣献上的香茗果饌，厌恶地摇摇头。

“戴老板，您……”处事机灵的二姨太还是头一次见戴笠这般忧愁的模样，她与呆立在沙发前茫然不知所措的丈夫，交换一下困惑的眼波，很快，善解人意的二姨太忽又“咯咯”地笑了，将戴笠的身后加了一只软软的鹅毛枕头，灵机一动地说：“既然戴老板今晚身子不舒服，我看不跳舞也好！不如我先让伙房烧几个浙江菜，等会儿咱陪着戴老板喝几杯加饭酒，心里有什么话尽可一吐为快呀！……”杨虎见戴笠并不反感，急忙向二姨太挥挥手说：“老二！就依你，马上到楼下去准备酒菜，也好让戴老板宵夜！”二姨太应诺一声，便慌慌然地下楼去了。

“雨衣将军！”待杨虎支走二姨太后，他战兢兢地趋身向前，小心地向愁眉苦脸的戴笠探询说：“你我多年至交，莫非还有什么话不能直说？看得出你今晚心里不快，莫非又和老头子惹气了吗？！……”

“不是！你想到哪儿去了？”戴笠烦躁地一挥手，打断了杨虎那不着边际的询问。忽然，戴笠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认识上海的许多电影明星吧？我今晚向你打听一个人，你可认识她？……”

“谁？您只管说！”杨虎万没想到戴笠今晚突然问起这个：“当年我在上海当警备司令时，电影界不太有来往，不过倒有几位相熟，不知雨衣将军打听哪一个？……”

“胡蝶！你认识吗？”戴笠十分机密地凑近杨虎，悄声说：“我听人说，这个电影皇后当年常去你的公馆里，与你杨司令十分的熟悉！可是当真？”

“胡蝶呀？哈，那岂止是相熟？”杨虎一听，如释重负地仰面哈哈大笑起来：“雨衣将军！您算找对人了，当年胡蝶确与我相熟！这倒决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而是胡蝶作为大上海的头一号红星，我当警备司令的，岂能不相识吗？她之所以常来我的公馆，倒是与我家的老二有手帕之交！后来她与林雪怀闹婚姻官司，倒也

主动来求我支持！雨衣将军，您不知胡蝶是位极爱面子的明星，她为人谨慎，又极看重名声。所以当年林雪怀将本来不成为官司的婚变，也闹到法庭上去！而且官司一打就是一年，小报上舆论纷纷！所以胡蝶才通过我家老二找到我！我一声令下，法院才快刀斩乱麻，马上判了胡蝶和林雪怀解除婚约的嘛！雨衣，不知你为什么想起问她呢？！……”

“我听说，”戴笠这才说出心里话：“胡蝶马上就要到重庆来了！……”

“胡蝶要来重庆？我怎么就不知道？”杨虎闻言一怔，说：“她不是在香港吗？1937年上海沦陷给日寇之后，胡蝶拍完了最后一部名为《永远的微笑》的影片，就和她新婚不久的丈夫潘友声，躲到香港那个世外桃源去了！……”戴笠冷笑着说道：“这个我早知道，可是听说这个女明星很有一点爱国之心，她在香港本想避开战火，谁知日本人强迫占了香港以后，也不能让胡蝶安宁。因为日本人强迫胡蝶去拍一部叫《胡蝶游东京》的片子，她才决定不当汉奸明星，偷偷地回到内地的！这件事如今重庆的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沸沸扬扬地称胡蝶是有骨气的电影明星，你这个老相识为何居然一无所知？！……”

“这是真的吗？”杨虎也斜着眼睛斜睨着心事重重的戴笠，一时摸不透戴笠的心思。半晌，杨虎醒悟似地一笑，暗暗猜测着戴笠今夜神不守舍的原由，莫非这位嗜色如狂的军统局长，忽又暗打起那大名鼎鼎的电影皇后的主意？想到这里，杨虎明白了什么，忙问：“雨衣，莫非你早年……就与胡蝶相识吗？！……”

“不不！我根本与她不熟！只不过与她见过一次面，还谈不上相识！”戴笠依旧心绪烦躁，他想将杨虎支出去，以便自己静下来独自想想对策，便说：“你马上到楼下去，把当日的重庆报纸找来几张，看看那报上究竟有无胡蝶从香港来内地的消息？……”杨虎越加感到困惑，但他不敢深问，连声应允：“我就去找，我就去

找！……”

楼下隐隐的飘来爵士乐和架子鼓的喧嚣轰鸣。往日对舞场极感兴趣的戴笠，此时变得兴味索然。杨虎离开后，他独自躺在双人沙发上，仰望着头顶上那盏金碧辉煌的枝型吊灯，一边回想起上海被日本军占领的前一年，他在军统部下唐生明家里与女明星胡蝶的那次意外的邂逅。如今倏忽6年过去了，但胡蝶留给他脑际的印象依然那么深刻清晰。戴笠平生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俏丽女性，但那些千娇百媚的美人丽女，不过都是被他玩过便随手丢掉，大多已成过眼云烟一般，昙花一现。而唯独胡蝶那俊逸温柔，清丽而高雅的姿容，几年来还时时地萦绕在戴笠的心中……

那是1936年的仲春之夜。

也像今晚在杨虎家一样，上海金神父路11号，军统要员唐生明豪华阔绰的公馆里。那弥漫着紫丁香温馨香气的宽阔庭院里，也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彩灯。当他的派克牌小轿车驶进唐宅时，唐生明和他的妻子徐来迎候在大铁栅门前。唐生明是戴笠多年的密友，每当戴来到上海时，也必到他金神父路11号公馆里参加唐一手操办的家庭舞会。唐生明的妻子就是当时号称“东方标准美人”的女电影明星徐来。因徐来也与戴笠同属浙江籍，戴是浙江江山人氏，而徐来是绍兴人，故而戴笠与唐氏夫妇往来极密。当年，徐来因主演《残春》、《泰山鸿毛》和《华山艳史》而走红走俏，特别是她主演的《船家女》而更加名噪一时，故而当年在上海几乎可以与胡蝶齐名。戴笠迄今依稀记得，那一天他正是在唐生明的“家庭舞会”上，得以一瞻胡蝶的风采。

“局座！今天请到的都是上海电影界的名流，她们极想与您共舞！”唐生明从汽车里扶下便装微服的戴笠，便和徐来一左一右，陪着他来到了唐家后宅的舞厅。

一片掌声。

戴笠傲然地环顾一眼这宽敞的大厅，见彩灯璀璨，富丽堂皇。四周小沙发上的男宾女客们，猛一见唐生明和徐来陪着戴笠走进来，都纷纷地起立相迎。戴笠发现，今夜唐生明请来参加家庭舞会的，除了上海的一些军政要人外，举目皆是华服粉黛、仪态万方的影星、歌星、舞女、京剧旦角和名媛闺秀们。面对这种粉黛风流、人头攒动的盛大场面，戴笠不禁有些飘飘然了。他的眼睛盯住那些艳妆女子，他先是故作姿态地向女人们一招手，然后又十分谦恭地微微躬身，说：“幸会幸会！实在是难得的幸会！大家都是上海电影戏剧界的名流，我戴雨农有幸与诸位小姐欢聚一堂，真乃三生有幸！”戴笠在上海尽管公开、秘密的公馆数不胜数，但他每次到上海来，几乎都要在他的朋友唐生明家里下榻。每一次唐生明都要为他的光临而举办大大小小的舞会，但是，今晚的舞会规模非同昔往，女流名伶之多，气氛之热烈，都是前所没有的。因此，戴笠顿感心胸朗然，满脸横肉的马型长脸上出现了少见的笑纹。

响起了优美的探戈舞曲。

“戴先生！”一位漂亮的女歌星笑容可掬地迎上前来：“我能陪您跳一场吗？”

“戴将军！”一位风姿翩翩的大家闺秀从人群里挤过来，朝他含娇带媚地嫣然一笑，说：“如果您不健忘，大概去年在南京时我们跳舞的事还记得哦？那次跳得好和谐好快活呀！”

“不不！请不要缠住人家！”另一位唱昆曲的女伶，上前将那位少女推开，亲昵地凑到戴笠的面前，以老相识的姿态保护着他说：“雨农将军刚刚到上海，鞍马劳顿，现在他应该先休息才对！”

“依我看，”另一位被冷落在人群外的半老徐娘，也不甘寂寞，她忽然醋意大发地嚷道：“戴局座最好先来一段讲演，人人都说您博学多才，口才也是非同一般的。嘻嘻！……”

“哦哦，都是朋友！都是老朋友嘛！”戴笠只有在女人中间才

能显示他的潇洒干练。他此时心里快活极了，两条粗黑的眉毛也扬了起来，色迷迷的眼睛，依次打量着一张张含媚带笑的女人粉腮。忽然，戴笠的手向身后一招，四个便衣特务立刻大步地从门外跨进大厅里，在戴笠的身后一字排开。每个人的手里都托着个紫漆托盘。托盘吸引了无数女人的眼睛，那上面堆满了女人们所喜欢的什物。赶来赴会的女人们，都将贪婪的眼睛投向特务们托盘里的各色琳琅满目的小什物：口红、胭脂、眉笔、发蜡、唇膏、内衣、内裤、拖鞋、睡衣和高跟皮鞋。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令女人们个个眼花缭乱。

女人们立时欢呼雀跃，已顾不得什么尊严，纷纷拥将上来，七手八脚地拥来挤去，毫不顾忌地各抢所需。有人为抢到一双袜子而高兴；有的为仅仅抢到一条纱巾而皱起了纤眉；有的甚至为只抢到一盒唇膏、口红而跺脚生气。

戴笠只有在这里才感到了一种慨然施舍的无限惬意。一种居高临下的满足感和自负感使得戴笠傲然挺胸。蓦地，戴笠绽满笑意的马型长脸一沉，浓眉紧蹙，他的胸膛间升腾起一股无名的邪火。因为戴笠在女人们争夺盘中之物时，他透过女人们参差的身影望过去，看见稍远处的一张单人沙发上，孤伶伶地默坐着一位绝色女子。她此时正以一双清高鄙夷的眼睛，冷冷地斜睨着那些为争小什物而忘记了廉耻的歌星女伶们。戴笠正是因为他无形中遭到那清高俏丽的女子挑战，而心生邪火。他的心里不由升起一种难以克制的愠怒，从没有哪一个女人胆敢在他的面前如此倨傲！那娇矜傲坐的女人，对于自尊心极强的戴笠简直是一种无言的嘲讽与轻慢！

戴笠急忙分开那些簇拥在身边的女人们，径直地向那角落一隅的冷傲女子走过来。顿时一双双妒嫉的眼睛盯住戴笠，逼视着沙发上始终稳坐不动的那个大概大样的陌生女子！那女人穿着一件淡绿色的夹旗袍，正用一只白嫩的小手，从一个精致的挎包内

取出一柄玲珑的小梳子，慢条斯里地梳理着她额前蓬蓬松松的刘海儿，仿佛根本不觉得戴笠的存在。

“小姐！”戴笠极力地克制心中的愠怒，以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向那偏着脸的女子作出了邀舞的手势，说道：“请——！”那女子闻声回过头来。戴笠的眼睛豁然一亮，想不到她居然生得这般妩媚俏丽！简直就是沉鱼落雁之貌！她那白皙的面庞有如一轮满月，两条弯弯的柳眉下，闪动着两只晶莹迷人的大眼睛。那水汪汪的秀目，顿时勾去了戴笠的魂魄，特别是她那左颊边上的一个诺大的梨花酒涡，更令人感到她的妩媚。戴笠刚才的满腔邪火顷刻间消失得一干二净。这女子显然是见过大世面的，对戴笠的邀请她先是微微一怔，继而又玩弄着手里的那柄绿莹莹的小梳子。她歉然地摇了摇头说：“实在对不起，在摄影棚里整整站了一天，腰酸腿麻，如果不是徐来她……”

“哦？”戴笠想怒却又不敢怒，但在邀舞时遭到对方的拒绝，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他的脸腾地涨红了，忽然冒出一句：“你，你在拍什么电影？！……”

那女人十分机敏。见戴笠沉下脸来，急忙莞尔一笑，有意地给他下台阶：“戴先生，您的名字实在太有些诗意喽？……”

戴笠干脆也不顾身后那些女人的翘首和顾盼，拣了张沙发坐在那女人的对面。方才那女子的一句话把他脸上的阴云扫尽了：“哦，你感兴趣？”那女人努力地避开戴笠贪婪的盯视，淡然一笑：“我想那名字里也许有什么典故吧？”戴笠笑道：“典故吗？当然也有一点。小姐可知，古人有这样的佳句吗？叫做：‘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骑马，他日相逢为君下。’小姐，不瞒你说，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请问小姐的雅号？”

那女子欲言又止，红润的樱桃小口娇嗔地一抿，干脆一言不发，只是她刚才那微微地一笑，腮边上的梨花酒涡变得更深更魅人了。闹得戴笠更加尴尬，坐也不是走也不是。他只感到面前的

这位绝色女子有一种神奇的魅力，控制住了他的神经。虽说初次相见，却又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可戴笠尽管搜索枯肠，又实在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她。

“哎哟，局座在这儿？”正在戴笠难堪困窘之时，徐来笑盈盈地从后面挤过来。她上前一把扯住那女人的手，对戴笠说：“您怎么能不认识她呢？真是贵人多忘事呀！我不是已经几次向您说过她？……”

戴笠恍然大悟地一拍膝头，惊诧地重新打量对面的女子：“啊？她原来就是胡……？”

“对喽！”徐来亲昵地搂住那女子的脖颈，对戴笠说：“她就是大上海人人皆知的电影皇后——胡蝶女士！”

“啊哟哟！”戴笠之时兴奋地站了起来，眉飞色舞地说道：“想起来了！我看过您的电影《歌女红牡丹》还有《空谷兰》！可惜我平日极少看一场电影，加上最近忙，实在没能马上将这头号大影星认出来。胡小姐，今天你一定要陪我好好的跳上一场才行呀！……”

“这……”胡蝶微蹙眉头，显得有些迟疑。

“瑞华！跳就跳，还在戴老板面前还端着什么架子呢？”徐来见胡蝶这样冷落戴笠，唯恐她任性闹出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急忙帮助打圆场说：“也好！瑞华今天的确是太累了，正在拍《白山黑水美人魂》！看你，看在我的面子上，也总要和戴老板跳呀！”胡蝶十分难为情，困窘地站在那里。这时华尔兹舞曲的旋律又在大厅里回荡。一对对男女在舞池里翩翩起舞。胡蝶架不住戴笠的痴心相请和徐来的极力怂恿，只好硬着头皮与戴笠相偕着走入舞池。她初时只是不肯，后来见戴笠以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姿态耐着性子等她，胡蝶盛情难却，只好将手臂挽住戴笠，踩着曲子起舞。戴笠见胡蝶的舞步不俗，婆婆娑娑，轻盈不乱。胡蝶只感到自己的纤纤细腰已被戴笠越搂越紧，一股呛人的酒气直喷她的脸上。她